

迷宮・雜耍
亂彈^口

楊小濱
文學短論
與文化隨筆

楊小濱
著

釀文學 PG0675



迷宮・雜耍・亂彈

——楊小濱文學短論與文化隨筆

作者	楊小濱
攝影	楊小濱
責任編輯	鄭伊庭
圖文排版	邱靜誼
封面設計	王嵩賀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2年4月 BOD一版
定價	3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迷宮
·
雜要 亂彈[□]

楊小濱
文學
短論
與
文化隨筆

楊小濱
著

目次

隨想

- 10 副詞：筆記十二則
- 14 音樂－政治－哲學斷想
- 17 今日阿多諾關鍵字

紀實

- 28 穿越陽光地帶：經驗（與）批判的旅程
- 32 我的名嘴生涯
- 36 尋找見證者：「國際文壇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評獎側記
- 47 李白與後殖民主義
- 49 《傾向》的挑戰——答《傾向》編輯四問
- 52 最漫長的演講

聲色犬馬

- 56 上海生煎吃法指南
- 60 蟹黃蛋：一道精美修辭
- 61 我的娛樂排行
- 65 聆聽《我的太陽》的十三種方式
- 70 古稀之年的喜劇男高音
- 72 台北故宮亂彈

文化政治

- 78 （被擠出而暢飲的）酸酸乳女聲與看客的權力幻覺
- 81 恢恢互聯網
- 85 誰殺死了戴安娜？——為一個死去的公主而作的帕凡舞曲
- 88 當小流氓槓上大流氓
- 90 哦，你在吧裡泡得那般沉溺，那般輕薄，那般曖昧……
- 92 男子漢崇拜，法和奴性意識——論1980年代中國文藝作品中的男性
形象及其社會原本
- 100 假作真時真亦假
- 105 民族主義與極權話語
- 109 施琅與民族主義的終極悖論
- 111 假想的與真實的奧林匹克革命運動
- 118 奧運開幕式：暴力美學與幻象政治

影像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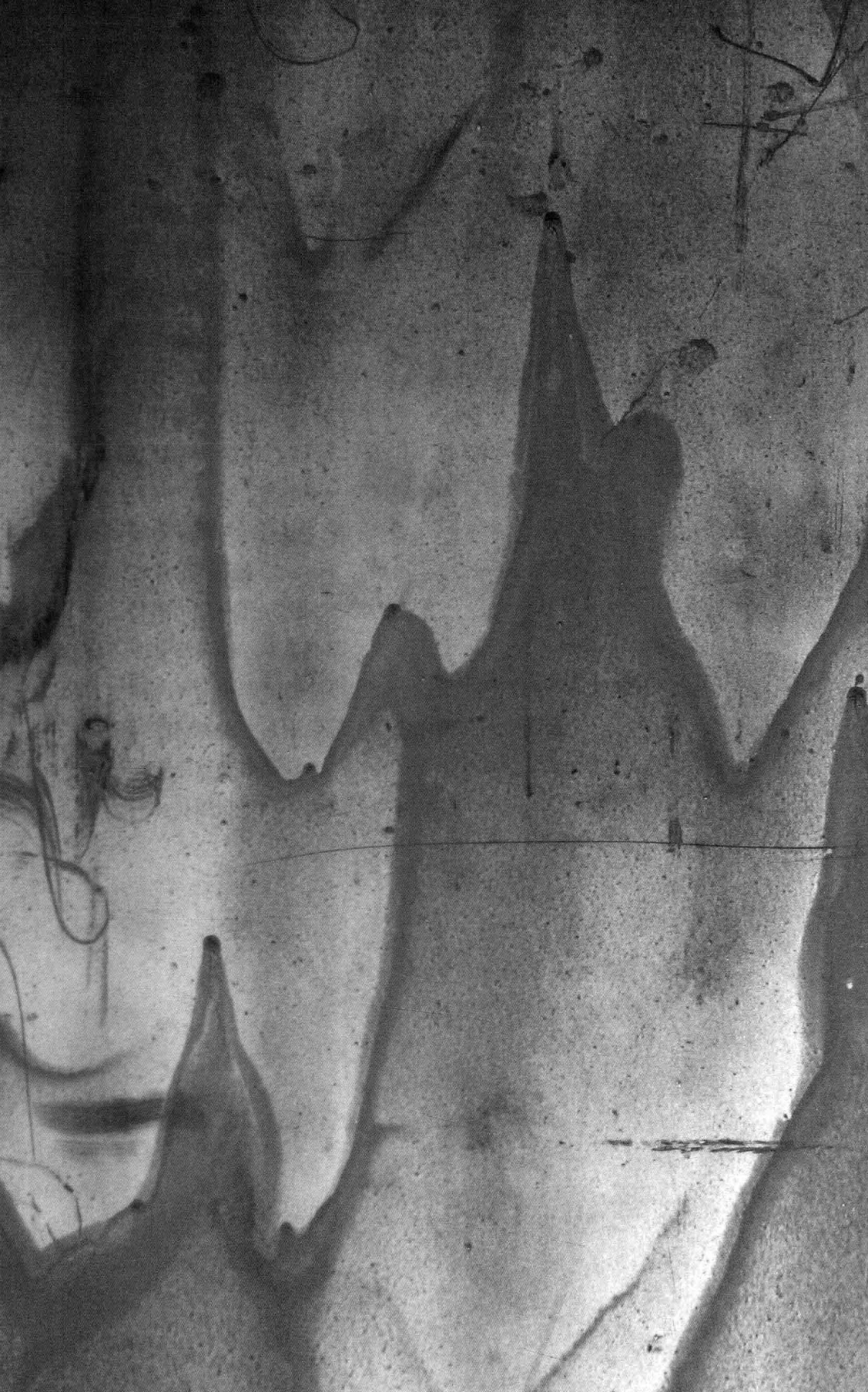
- 122 後攝影主義關鍵字
- 127 後攝影主義：蹤跡與塗抹
- 139 芙蓉／浮容：犬儒時代的崇高嘔像
- 142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不再怕惡搞？
- 144 《紅高粱》：詩化的人性及其悖謬
- 146 《英雄》：反諷及其不滿
- 149 一隻後現代的戲謔饅頭噎住了現代的崇高喉嚨
- 152 作為符號化超我的主流影像
- 157 以快感的名義：超我露出崢嶸／猙獰面目
- 161 周牆陶藝的泥巴美學：創傷與歡樂

文學／寫作

- 168 從修辭化的歷史到歷史化的修辭
- 171 反語言：先鋒文學的形式向度
- 176 先鋒主義：語言中的政治
- 178 超越現代主義
- 180 瘋子・狂人・真假魯迅
- 185 佯狂或反諷雜耍——論徐曉鶴的〈瘋子和他們的院長〉
- 195 戲謔化的冷酷——讀洪峰的〈湮沒〉與〈奔喪〉
- 197 一半是自戀，一半是受虐：解析王朔
- 204 非政治的政治性：關於高行健戲劇的斷想
- 212 大陸先鋒小說開拓者：馬原
- 215 尋根或掘根：韓少功
- 218 瘋狂與戲擬：余華
- 221 幻覺與荒誕：殘雪
- 224 當代小說巨匠：莫言
- 227 大陸文壇的三部世紀末寓言
- 230 真實或虛幻的重構／解構：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歷史意識
- 236 醉或醒：評一種陌生的小說意態
- 244 對文學先生與文學女士的看法
- 245 純文學與使命感——關於吳亮和李陀論爭的跟貼
- 249 走向後主體的文學
- 251 世界文學語境下的中國後現代

閱讀／書評

- 260 吳亮：閱讀城市
- 265 作為真實域的挫敗——評石靜遠的《失敗，國族主義與文學》
- 270 誰妖魔化了西方？
- 273 文學與自由
- 276 異性、異邦與異己
- 279 駭客文化
- 282 旅遊工業的文化含義
- 285 美國的體育運動場和社會競技場
- 288 好奇心與現代性
- 290 味覺作為藝術感知
- 292 酒館：歐洲公共空間的現代起源
- 294 納粹電影中的明星與婦女
- 297 拓荒者・祭司・煉金術士——讀艾略特《四個四重奏》
- 302 迷宮與溝壑：卡爾維諾小說中的後現代主體
- 307 滿篇盡見門修斯
- 311 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當代文學





隨想

副詞：筆記十二則

又

不是第一次的目擊。曾經的遭遇，會使這一次變得陳腐、累贅嗎？但的確曾經有過嗎？記不起何時是第一次，似乎第一次尚未出現就被重複，被模擬。似乎是麻木的、無聊的再現，讓過去永遠空缺在那裡，不再提起。

但這意味著遺忘嗎？「又」省略了過去。「又」從當下的事實推斷過去，把過去包容在過去的缺席狀態中。是的，它已經沒有必要再度出現，它就是現在的幻象。在這遺忘的、緘默的瞬間，我們和過去重逢。那個不堪回首的或者珍藏一生的過去，在「又」中喚醒，令人顫慄。然而現在永遠不可能成為同樣的過去，另一個空洞的回聲罷了：這是將被「又」一次空出的事件，從未來的某一陳述中篩漏出來。

也

無限的摹本，令人生厭的伴侶。「也」沒有真實的時間跨度：僅僅只是一個或更多個在同一空間裡的影子，無法逃脫剽竊的宿命。甚至，影子成為世界的主宰，影子重疊在一起，埋葬了實有的東西：唯一的事件或事物被無限地增殖。「也」激發了群眾的狂歡，這個語詞的魔法註定了個體的消亡。

這些模擬的群落：一隊穿制服的人，所有螢幕上的電視圖像。正如在大屠殺的時刻，一次死亡僅僅模擬了另一次死亡，死者與死者似乎只是互相模擬。「也」一旦成為日常生活的準則，我們就面臨著恐怖的美學。

已經

一聲無奈的歎息，對處女時代的懷舊。這意味著那個無可挽回的境遇：逝去的就是最美好的。逝去的過程卻永不停留，每一次回憶都立刻變成回憶的對象。我們回頭，就看見過去的自己 and 別人都側身於「已經」的蠟像館中，他們也正在回頭看另一批蠟像。不錯，歷史就是「已經」的不斷累積，將所有「已經」的事物置於沒有時間維度的記憶中。

我們所知的世界都是「已經」的世界，或者說，整個世界就僅僅是一聲歎息罷了。

仍然

向徒勞的生命挑戰的人，比如，正是那個西西弗斯（Sisyphus），他所遭受的懲罰便是堅持「仍然」的高度。看：「仍然」這個可笑的英雄，生命的荒誕力量在無法抵達目標的欲望裡噴湧。它甚至就像那些枯葉，在冬天的枝頭依舊不願落下，依舊緊緊抓住生命的根基。

如果世界是一個善變的少女，「仍然」就一定是穿著少年時裝的老人。是年復一年的絕望和虛無使他在這個時代變得如此沮喪。

必然

那些肯定無疑的事物，就是被邏輯的暴君所征服的，不容改變的信念。它僅僅是假定而已：沒有真正的「必然」，只有對「必然」的推測。但「必然」周圍站滿了荷槍實彈的憲兵，我們似乎就是為某一個「必然」活著，或者說，我們被勒令為它活著。我們被告知：這個美麗的公主將屬於你。這個名叫「必然」的慣於私奔的公主，我們為她虛擲了唯一的青春。

幾乎

永遠無法抵達的頂點，或者，總是失之交臂的機遇。「幾乎」無情地破碎了我們同幸福比肩的幻覺。僅僅差那麼一丁點：在高潮到來之前

一瞬間的下滑，一次離終點僅距一指之遙的絆跌。是的，我們的嘴唇就要觸及沙漠中的泉眼了，但這卻是醒來前的一剎那。「幾乎」是一隻盜賊的手，奪走了我們等待一生的、剛剛降臨的財富。

似乎

沒有人敢確定的筆跡，無法辨認的腳印。「似乎」就是拘捕中的嫌疑犯，就是檢察官找不到的證據，甚至，它就是受害者本人記憶中攪混的情節。經驗的羊皮紙（palimpsest）上被抹掉的字跡，仍然殘留著模糊的、難以猜測的片段；兇手走過的迴廊裡，仍然殘留著依稀的血腥味。

「似乎」僅僅出現在夢中，它的面目永遠無法看清：一個遊移在聖徒和歹徒之間的影像。

恰恰

在這個舞蹈的節奏中，足尖和鼓點的合拍。但這無非是一次巧合罷了：她的目光「恰恰」射中了他，一個日後將成為他妻子的人。他甚至第一次來到舞場，他當然從未預料，「恰恰」的幸運之箭便降臨於他。然而，他恐怕也從未想到，這也是他同另一個少女失之交臂的一瞬。在「恰恰」的舞步裡失去的或許比得到的更多。那個在樹樁前度過下半生，等待第二隻兔子的人，終於再也沒有聽見「恰恰」的兔蹄聲。

卻

在所有的生活的悖論中，「卻」是最難承受的一個：它往往把我們所希望的，變為絕望的起點。比如陽光烤乾我們最後一滴甘露，或者一壺美酒，讓我們爛醉不醒。「卻」就是這樣一個嫵媚的少女，一個聊齋式的鬼魅，預示著美麗中的災難。換句話說，作為我們樂於擁抱的災難，「卻」正是我們的欲望所趨向的寂滅，或者說，它是我們生命中固有的死神。

或許

在惴惴不安的期待中，一個賭徒的幻想的美學。我們在隨機的生命中耗盡了所有的幸運。我們是被剩下的，無人照看的。「或許」就是那海上的暗礁，就是那將要暴露的，一個郵購的新娘（像在楚浮的電影《密西西比女郎》中），一封尚未打開的信，一顆左輪手槍裡的位置不明的子彈。

無論如何，這就是每一個未來的瞬間帶給我們的：在夢中的懸崖上，你猶豫著，不知道將會粉身碎骨還是重獲新生。

其實

還有什麼可隱瞞的嗎？還有什麼真相，在冗長的陳述之後方才透露？「其實」是掩人耳目的遁詞還是被遮蔽的真理？它這次能保證準確無誤嗎？還是等待另一個「其實」將它再度修正？也許，「其實」就是那個將我們引出歧途的人，他將帶我們走上另一條歧途。

當文明的真實淪為謊言，而赤裸的真實反而成為我們側目而視的野蠻的時候，一切「其實」其實都已變質。當第二種、甚至第無數種真實相繼出場之後，不堪重負的世界就會被過多的、冗贅的真實擠垮。

竟然

不可逆料的後果，一次令人震驚的背叛：這難以置信的、讓我們啞口無言的事件，擊碎了我們從來的夢想，毀滅了我們永久的期待。「竟然」就是在煙花巷裡偶遇的戀人，或者，就是面對行刑隊時猛然瞥見的母親的孳笑。甚至，在空寂的時刻，它是鏡中突然離去的皮肉，當我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唯一的骨架就頹然碎裂。

音樂—政治—哲學斷想

一個交響樂隊的優秀在於它的整齊劃一，就像柏林愛樂樂團在前納粹黨人卡拉揚的棒下，十個提琴手一起揮起的琴弓就如同十個黨衛隊員一起踩下的靴子那樣堅定。

作為指揮家的先鋒主義者布萊茲（Pierre Boulez）試圖為交響樂注入更多出其不意的打擊樂效果，以捕捉一元集體中的異質與另類。

極權主義體制的經典藝術（或大眾藝術）便是齊唱／大合唱。集體的聲音在廣場上達到了極致，比如紅衛兵喊出有節奏的「萬歲」，或者士兵們在檢閱時恐怖的吼叫。

協奏曲的領袖是在群眾／樂隊的襯托下亮相的英雄或偉人。當然還有「皇帝」，那首皇冠般耀眼而藐視眾生的樂曲，儘管貝多芬從來沒有預見到後人命名的這位主宰者。也可以被統稱為導師或舵手。

而巴哈的《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與前奏曲》、《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則代表了這個世界最孤寂的時刻。純粹的幽閉症令人心碎。那是在主體分裂之前的神話，從遠處看去，那是不可觸及的、「只應天上有」的淒美。

誰是室內樂的主人？在重奏曲裡，在具體的絮語和爭訟裡，我們聽清了每一個個體的聲音。它可以是無政府主義的，也可以是公社主義

（communism？）的，但這並不由指揮來決定。梅湘囚禁在集中營裡時所作的「時間終結四重奏」獻給了他的三位獄友。獄卒退場的時刻，友人們相聚。

重奏曲組成的是多元的、健康的、理想型交往的社團，但仍然不是哈伯瑪斯的「共識」社團。齊奏是敗壞了的室內樂。自始至終的甜膩和絃也會令人生厭。

傾聽重奏曲中繁複的內心旋律：內向的對話和爭執。一首三重奏的不同樂器很可能傾注了作曲家的本我、自我與超我。

最接近音樂的視覺藝術是書法。藝術歌曲和書法借助了文本的內在韻律，以訴諸聽覺或視覺。而文本本身已無暇顧及。

黑格爾的辯證法來自鋼琴鍵盤上的兩隻手，右手只有在左手的不斷否定中才能揚棄般地奏出美妙的旋律。

奏鳴曲式的辯證法：老生常談的黑格爾在旋律中顯靈，欣喜地看到了絕對精神的至美。然後散場，聽眾們回家洗腳。

在音樂會裡正襟危坐的一百分鐘裡，你用五分鐘聽到調弦，十分鐘注視前排少女的髮辮，二十分鐘被琴弦鋸痛，還有六十五分鐘是走神的時刻：以俗物糾纏的命運之神敲打你的腦門。

有沒有音樂的現實主義？潘德列茨基在樂譜上塗黑，屍體和血污滲透了琴弦的每一個空隙。用視覺聽見了音樂的哭喊。